

公務出國報告  
(出國類別：考察)

「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計畫」——  
赴北京考察掐絲琺瑯

服務機關：國立故宮博物院  
姓名職稱：器物處 胡蘆文 助理研究員  
派赴國家：中國大陸  
出國期間：107年4月23日至107年4  
月29日  
報告日期：107年5月28日

## 公務出國報告提要

出國報告名稱：「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計畫」—赴北京考察掐絲琺瑯

頁數：15 頁

### 出國計劃主辦機關／聯絡人／聯絡電話

國立故宮博物院／王姿雯／(02) 2881-2021 ext.2901

### 出國人員姓名／服務機關／單位／職稱／電話

胡櫨文／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助理研究員／(02) 2881-2021 ext.2513

出國類別：考察

出國期間：107 年 4 月 23 日至 107 年 4 月 29 日

出國地點：中國大陸

報告日期：107 年 5 月 28 日

關鍵詞：景泰藍、掐絲琺瑯、北京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國家博物館、圓明園

## 摘要（200~300 字）

掐絲琺瑯在中國大陸地區俗稱「景泰藍」，是常見的民俗工藝。其在中國大陸地區得以發揚，應與一九五〇年代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推動政策有關。至今，北京地區的街頭巷尾仍存在許多帶有「景泰」字樣的痕跡，甚至在各觀光區的禮品販售店內，「景泰藍」相關商品更是不可或缺的品項。這個現象在北京尤其明顯，畢竟，「景泰藍」乃所謂「燕京八絕」之一，欲了解掐絲琺瑯工藝在晚清至當代的發展，北京便為必訪之地。

另一方面，除了臺灣、歐美之外，大陸地區亦為目前典藏掐絲琺瑯器最為豐富的地方。筆者獲「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計畫」經費，得以拜訪北京重點收藏單位，包含北京故宮博物院、首都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及圓明園等。透過手持、目驗，認識掐絲琺瑯在個別時代的風格特徵，並藉由實地訪查，突破目前資料未完全出版、公開的限制，了解各典藏單位的重要收藏。

## 目錄

壹、目的.....	3
貳、過程.....	3
參、心得.....	4
肆、建議.....	14

## 壹、目的

掐絲琺瑯為自歐洲拜占庭傳入中國的器物製作技術，於明、清時期流行，主要用以製作宗教供器。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掐絲琺瑯共一千五百餘件，自民國八十八年推出「明清琺瑯器展覽」後，至今仍未就此媒材再作特展，相關的研究也較缺乏。但本院的掐絲琺瑯典藏豐富，為未來展覽之可能，實有必要重新依據現今學術成果針對這批收藏作出新的了解。藉此次交流、考察所蒐集的資料，望能使相關研究更臻完善，並開拓對本院藏品展出可能性的認識。

世界各地中國明、清掐絲琺瑯收藏主要分布於中國大陸、歐洲與美國；其中又以中國大陸，特別是北京故宮博物院已公開之藏品數量最豐。據報導，該院所藏掐絲琺瑯約有四千餘件，<sup>1</sup> 主要涵蓋類型包含可能為元代的早期掐絲琺瑯及明、清兩代掐絲琺瑯。本院掐絲琺瑯收藏主要為清乾隆時期之作，相較之下，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掐絲琺瑯涵蓋較多明代作品；但本院亦有部分作品為清宮改組明代掐絲琺瑯而成之作，深入了解早期作品的樣貌，有助於釐清此批作品的原本時代歸屬。

目前見諸北京故宮博物院出版圖錄之掐絲琺瑯作品僅一千餘件，並未完全公開；而本次參訪向北京故宮博物院申請特別參觀，企以釐清圖錄上未解的問題。另一方面，首都博物館、中國國家博物館等亦有收藏掐絲琺瑯，卻未出版圖錄，且兩間博物館的公開網頁上也未開放供外人查詢典藏內容的管道，僅能從網路上查詢遊客恰巧拍攝、引介的零星資料。故本次參訪特別會晤兩所博物館的相關研究人員，欲藉此了解其收藏內容。

本院藏掐絲琺瑯中亦有部分可能為清末民間所製者，如數件具「北京/東安市場/志成」款之文物，其製作脈絡今已難考證。今日北京諸多「景泰藍」工坊仍以承繼晚清技法著稱，透過此次參訪蒐集是地相關資料，或能認識此批藏品的產造過程，並了解近現代或當代掐絲琺瑯製作的情況。

經由造訪北京並請教相關研究人員，或能得知取得掐絲琺瑯研究相關文字、圖像材料的可能管道。期望能借本次參訪，對院藏掐絲琺瑯作品製作、使用等議題有更正確的判斷。

## 貳、過程

本次考察行程規畫自今（民國 107 年）年 4 月 23 日起至 4 月 29 日，共計 7 日，扣除前、後 2 日為交通時間，實際執行與本案相關研究計畫的考察時間僅有 5 天。由於與各別博物館申請特別參觀、或配合博物館相關研究人員方便的會晤時間，整體行程與申請時所提出之計畫書略有調整，最終行程如下表所示：

---

<sup>1</sup> 夏更起，〈對故宮博物院藏部分掐絲琺瑯器時代問題的探討〉，《故宮博物院院刊》，1992 年 3 期，頁 26-31。

天數	日期	工作內容	參訪過程論述
1	4/23 (一)	自臺北桃園國際機場赴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2	4/24 (二)	赴北京市琺瑯廠參訪	一，詳見頁 4-6
3	4/25 (三)	赴北京故宮博物院特別參觀	二，詳見頁 7-8
4	4/26 (四)	赴首都博物館參觀	三，詳見頁 9-11
5	4/27 (五)	赴中國國家博物館參觀	四，詳見頁 11-12
6	4/28 (六)	赴圓明園參觀	五，詳見頁 13
7	4/29 (日)	自北京首都國際機場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 一、北京市琺瑯廠

一九五六年，中國政府整合北京的私營琺瑯工廠，成立「北京琺瑯廠」。該廠致力保存掐絲琺瑯製作工藝，並編製標準化的操作規程、工序，逐步擴充成為全國性的行業標準。二〇〇二年，該廠改制為北京琺瑯廠有限責任公司。二〇〇六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指定五百一十八項技藝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被俗稱為「景泰藍」的掐絲琺瑯亦位列其中，與該廠相關的是，在此事件後，二〇一一年，北京琺瑯廠便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評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生產性保護示範基地，次年，該廠即於廠館三樓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間「景泰藍藝術博物館」。中國政府對掐絲琺瑯的宣傳、保護，可從北京市琺瑯廠成立、發展的歷程略窺一二；該廠更因身為由國家發起最初的掐絲琺瑯製作基地，宣稱其為「景泰藍行業中唯一的一家中華老字號」。由於在台灣未有開放式掐絲琺瑯製作工廠，故筆者此行走訪該廠，了解當代製作工藝的面向，同時亦欲就教於實際燒造掐絲琺瑯的工匠。

北京市琺瑯廠位於該市南區。有趣的是，北京市琺瑯廠的廠址位於地鐵景泰站（圖 1），該站附近有景泰路、景泰小學等，可謂被濃濃的「景泰」味包圍。「景泰」作為明代宗朱祁鈺的年號，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僅佔了短短七年，期間亦無令人印象深刻的建樹。今日北京竟有一隅以其命名，恐怕無論是代宗或史家皆始料未及吧。出地鐵景泰站後步行約 5 分鐘，即可抵達北京市琺瑯廠，其招牌所掛的字樣是郭沫若所書（圖 2）。現今的北京琺瑯廠一樓為販賣該廠生產之掐絲琺瑯作品的店鋪，許多要價不斐的當代作品即在此販售；二樓則為開放參觀的生產線，從製胎、畫底稿、掐絲、填料、燒料到打磨等不同的步驟皆採分工的生產線製作；三樓則是該廠的博物館，講述其成立始末，並按照製作年代陳列不同時期燒造的代表作品。



圖 1 北京市地鐵景泰站站牌



圖 2 北京市琺瑯廠大門

筆者此次先從該廠三樓陳列室開始參觀，一方面了解近現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動掐絲琺瑯工藝的大概歷程，同時認識該廠作品的面貌。事實上，因該廠成立時間甚早，且其成立之初即以提高外匯、出口作品為目標，部分作品可能流入國外拍賣市場，釐清其各時期作品的風格樣貌，有助於辨識相關作品樣貌（圖 3、圖 4）。同時，該廠因涉及製作，故其陳列室亦特別強調掐絲琺瑯工藝製作方面的技法，展出大量相關工具、用料等（圖 5、圖 6），使觀眾可以更切身地想像如何製作出工藝品。該廠二樓乍看與一般工廠無異，行走於其中，工作中的師傅似乎也不受打擾，筆者亦與其中幾位師傅請教製作技術上的疑問，均獲得出乎意料的答案。當代師傅對於學界習以用做斷代之掐絲分線的狀況，或後期作品不再以滿布的雲紋為地，反而運用更大面積使為地的做法，均有不同於筆者以往理解的解釋。

北京市琺瑯廠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推動文化產業的遺留產物，事實上，該國對掐絲琺瑯工藝推動的成效，或許某部分仍存續於今日的北京街頭。例如北京街頭隨處可見販售「景泰藍」相關紀念品的商鋪（圖 7、圖 8），以及許多商用櫥窗內掐絲琺瑯藝品的擺設，皆顯示此一工藝在這個城市的能見度與影響。這與今日台灣的一般民眾幾乎未曾聽聞「景泰藍」或「掐絲琺瑯」的狀況大相逕庭，此次筆者赴中國大陸也體驗到文化上不同的氛圍。



圖 3 北京市琺瑯廠 50-70 年代作品



圖 4 北京市琺瑯廠 60 年代作品



圖 5 北京市琺瑯廠展出之掐絲用工具



圖 6 北京市琺瑯廠展出之早期掐絲琺瑯打磨用具



圖 7 北京鬧區王府井的景泰藍店鋪



圖 8 北京街頭景泰藍紀念品

## 二、北京故宮博物院

北京故宮博物院另藏有數十件該院認為屬於元代製作之掐絲琺瑯。自一九八〇年代末楊伯達提出掐絲琺瑯自元代開始生產之說至今，<sup>2</sup> 北京故宮博物院一直未改變其對掐絲琺瑯定年的判斷。但其真正的依據至今仍未見相關學者撰文詳述，僅能從圖錄、部分出版品的隻字片語間略窺一二。本次交流除了擬申請特別參觀手持、目驗相關文物外，並計畫拜訪、請教該地專家學者，了解目前定年的關鍵因素。本院亦有類似該院所謂元代作品之文物，是否亦能斷為元代作品，值得再深究。本次向北京故宮博物院申請的提件共 10 件，承蒙北京故宮博物院圖書館館長張榮女士協助，筆者的特別參觀方能成行；而文物提件，則由北京故宮博物院器物部王鷲先生協助。107 年 4 月 24 日，筆者早上先赴北京故宮博物院進行一般性的參觀，下午 2 時，始赴該院庫房特別參觀。

本次特別參觀的文物表列如下：

序號	品名	典藏號	出版品
1	掐絲琺瑯纏枝蓮紋獸耳三環尊	故 117045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琺瑯編 1》(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 50-51，圖 1。
2	掐絲琺瑯纏枝蓮紋象足爐	故 116740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琺瑯編 1》，頁 58-59，圖 6。
3	掐絲琺瑯纏枝蓮紋出戟尊	故 116138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琺瑯編 1》，頁 84-85，圖 19。
4	掐絲琺瑯纏枝花卉紋盞托	故 116103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琺瑯編 1》，頁 136-137，圖 59。
5	掐絲琺瑯龍紋盆	新 130392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琺瑯編 1》，頁 224-225，圖 110。
6	清乾隆 掐絲琺瑯獸面紋出戟觚	故 116176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琺瑯編 2》(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1)，頁 176-177，圖 139。
7	掐絲琺瑯花卉紋瓜棱式瓶	故 117115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琺瑯編 4》，頁 264，圖 208。
8	掐絲琺瑯五蝠捧壽紋圓盒	新 44100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琺瑯編 4》，頁 316，圖 256。
9	掐絲琺瑯袂系紋筆筒	新 124649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琺瑯編 4》，頁 364，圖 294。

<sup>2</sup> 楊伯達，〈中國古代金銀器玻璃器琺瑯器概述〉，收入中國美術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美術全集·工藝美術編 10·金銀玻璃琺瑯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頁 23。

10	掐絲琺瑯花卉紋梅瓶	故 117128	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品大系 琺瑯編 4》，頁 268-269，圖 212。
----	-----------	----------	---

該院規定，特別參觀僅能以紙筆筆記，不得拍照，故本報告書僅以表列參觀文物。此次提請的作品主要分為早期（清以前）及晚清兩個類別。其中，上表編號 1 至 4 是早期作品，一般認為屬元至明製作。這類作品在本院目前辨識的數量較少，筆者此次特別參觀，即透過手持、目驗，了解早期掐絲琺瑯在琺瑯色、掐絲等細節上的特徵。

編號 5〈掐絲琺瑯龍紋盆〉則是令筆者感到疑惑的作品。該器的風格與一般學界認為屬清早期的特徵相符，但其器底卻有「大明萬曆年製」六字款，且款識樣式與標準明萬曆器頗為近似，單看圖錄圖片（圖 9）無法釐清其究竟為明代或清代的作品，是以筆者此次特別申請參觀之，以解心頭之惑。



圖 9 掐絲琺瑯龍紋盆，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編號 6 的作品可能是乾隆時期仿康熙朝作品所做，類似的作品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出版物中可見三件，筆者此行僅提取其中一件。據報導，在美國 Freer Gallery of Art 收藏一件具康熙款的掐絲琺瑯觚，<sup>3</sup> 筆者目前未曾有機會見到這件作品。但若該器為真，那北京故宮博物院這幾件具乾隆款的作品便很可能是以其為本所製。藉此機會，筆者便申請參觀其中與 Freer Gallery of Art 掐絲琺瑯觚花紋最為相近者參觀。

筆者申請參觀編號 7 至 10 的作品則是清晚期的一些商號，或大清工藝局所產造。本院這類型的作品較少，這幾件作品皆有明確款識，製作年代為晚清並無疑義。它們對近現代掐絲琺瑯生產具極大的影響，不少近現代的作品無論是風格、做工或樣式皆與之十分近似，要對這些作品作出區別，仍須多加觀察箇中微妙的差異，是以本此亦提取部分這類型的作品，以釐清大概的樣貌。

本次參觀同時由北京故宮博物院器物部展夢夏先生、張麗女士陪同，其間諸多討論、就教，皆使筆者獲益良多，特別是張麗女士不吝指導筆者許多觀察須注意的細節，更如醍醐灌頂。在此謹申謝忱。



圖 10 筆者與張麗女士於北京故宮圖書館側合影

<sup>3</sup> Edited by Béatrice Quette, *Cloisonné: Chinese Enamels from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ew York: Bard Graduate Center, 2011), p.48, fig. 3.31.

### 三、首都博物館

首都博物館於 107 年 2 月 27 日至 107 年 7 月 22 日舉辦「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圖 11)，該展主要由首都博物館和西藏博物館聯合舉辦，展覽匯集北京、西藏、河北、重慶、青海等地 21 家文物收藏單位，共 216 件(組)文物。其中，西藏地區文博機構和寺廟提供文物 180 餘件(組)，是難得一見的藏族文物展。西藏與中國自古以來交流頻繁，該地博物館或寺院內所收藏的作品中，極大部分為中央賞賚。由於流傳有序，研究參考價值甚高。

本次展覽展出一件掐絲琺瑯僧帽壺尤其令筆者關注(圖 12)。此件被命名為〈景泰藍蓮紋僧帽壺〉的作品收藏於西藏博物館，隨器有皮套一件，器形與宣德時期的僧帽壺十分近似。仔細觀察其表現，可看出該器掐絲勻稱流暢，幾處仍能見早期作品的併絲狀況；大部分的掐絲是一氣呵成，小段的掐絲比較少。花紋轉折繁複，絲線細部處理很流暢。接續或轉寰之處的掐絲還是會露出不同絲線斷落的起頭，但大抵連接得非常謹慎，不細觀無法發現接續的痕跡。掐絲上鍍金明亮，僅少部分脫落。值得注意的是，這件作品的琺瑯釉色飽滿，暗藍部分是透明釉，砂眼少，有少部分蠟補。釉料偶有溢出絲線框格的狀況，番蓮葉端皆有混色，這些特徵與筆者曾看過的早期作品皆符合。由是觀之，此件作品可能是極珍貴的宣德時期掐絲琺瑯標準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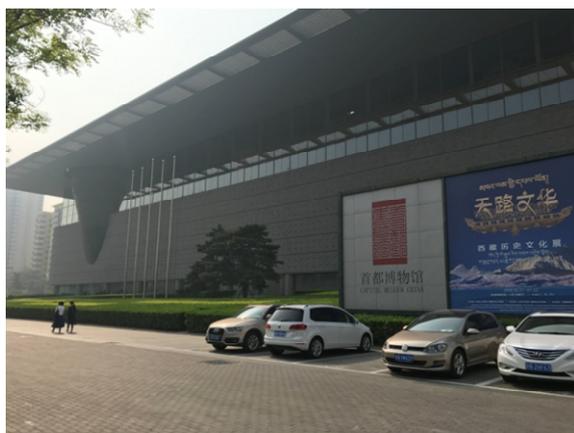


圖 11 首都博物館門口「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海報



圖 12 景泰藍蓮紋僧帽壺，西藏博物館藏

首都博物館的常設展也展出數件掐絲琺瑯，其中有晚期作品、亦有較早的文物。筆者此次注意到該館藏有數件標為出土的掐絲琺瑯器。學界一向宣稱掐絲琺瑯無明確出土物，但事實上，首都博物館的常設展廳中便展出了兩件北京海淀八里庄出土的掐絲琺瑯作品。可惜的是，經筆者詢問首都博物館的裴雅靜女士，該館並無該次出土的詳細報告書，筆者目前亦未尋得更清楚的資料。在此僅記錄兩件作品概略的樣貌。



圖 13 景泰藍盞托

其一為〈景泰藍盞托〉(圖 13)。這件作品掐絲並無鍍金，形式相對簡單。掐絲的轉折不多，釉色因保存不佳而略偏灰暗。但砂眼很少，且未見釉料溢出掐絲邊框的狀況，可以說其做工仍顯示一定的製作水平。盤外亦有紋樣，但在展場無法看清楚紋飾樣貌。



圖 14 景泰年製款景泰藍三足圓爐

其二為〈景泰年製款景泰藍三足圓爐〉(圖 14)。這件作品的保存狀況不佳，沁色嚴重。不過仍可看得出來該器掐絲未鍍金，整體線條型態尚稱靈活，釉表多砂眼。是非常常見的掐絲琺瑯器形與紋樣形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該館頂樓展出的民俗文化展覽也擺放不少近現代的掐絲琺瑯(圖 15)，顯示清末民初一般民間用器的狀況，雖非本院典藏方向，但仍饒富趣味。

誠然，無論是「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展出的掐絲琺瑯僧帽壺，或在首都博物館常設展展出的兩件出土掐絲琺瑯，在展覽的脈絡下都僅是物質文明的驚鴻一瞥，並非展示重點。從這些作品極其簡略的品名卡可以推測策展人並未注意到這些作品可能存在的研究價值。



圖 15 掐絲琺瑯菸盒，首都博物館藏

這個現象一方面令人扼腕，一方面也顯示，或許掐絲琺瑯並非研究上熱門的品類。不過，首都博物館的作品確實為掐絲琺瑯研究缺乏標準器、未見考古出土的困境提出一絲可能解決的曙光。

#### 四、中國國家博物館

中國國家博物館總建築面積近 20 萬平方米，藏品數量 140 餘萬件，展廳數量 48 個，是世界上單體建築面積最大的博物館，是中華文物收藏量最豐富的博物館之一。本次筆者參訪該館，蒙該館耿東晟研究員及張潤平研究員兩位熱情款待，感銘在心。當日早上，張潤平研究員便接待筆者參觀該館重點展廳，並說明該館編制改組的過程，與典藏源流。目前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典藏尚未全面公布於網站，檢索不易，但筆者在研究過程中幾次在網路上看到觀眾於該館內不經意的拍攝，顯示該館應有一定數量，且品質甚佳的掐絲琺瑯收藏。無奈在資訊有限的狀況下，一直無法了解該館真正收藏的狀況。此次參觀，分別於該館 B1「中國通史陳列」常設展廳及 3 樓展廳得見掐絲琺瑯陳列，收獲頗豐。

該館 B1「中國通史陳列」常設展原為中國歷史博物館的「中國通史陳列」，在重新設計展覽內容後，重新發展成新的展覽。展出文物共 2026 組件，陳列以王朝更替為脈絡，分為遠古時期、夏商西周時期、春秋戰國時期、秦漢時期、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隋唐五代時期、遼宋夏金元時期、明清時期八個部分。精選文物皆甚具時代代表性，展覽深含教育意義。在張潤平研究員的解說下，更能了解該館策展的用心。與本次考察主題相關的文物如一件〈掐絲琺瑯纏枝番蓮紋觚〉(圖 16)，頗具早期掐絲琺瑯的釉色特色，該館將其年代定為宣德。經向張潤平研究員詢問，該件作品原為故宮博物院藏，於 1959 年撥交中國國家博物館。由此推論，此器很可能為清宮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亦典藏紋飾、器形與此器全相同的掐絲琺瑯作品。



圖 16 掐絲琺瑯纏枝番蓮紋觚



圖 17 景泰款銅胎掐絲琺瑯葫蘆瓶

另一件〈景泰款銅胎掐絲琺瑯葫蘆瓶〉(圖 17)也是頗為常見的掐絲琺瑯類型。據張潤平研究員提供的資料可知，該器為中國國家博物館於 1955 年購自尊古山房。尊古山房自二十世紀三〇年代創立，尚無詳細資料說明此件作品從何而得。從紋樣看，此件掐絲琺瑯作品與北京故宮博物院定為清早期的某些作品頗為相似，筆者推斷，其很可能是明末清初時所作。



圖 18 掐絲琺瑯鼎

同陳列室的〈掐絲琺瑯鼎〉(圖 18)乍看與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謂元〈掐絲琺瑯纏枝蓮紋鼎式爐〉(故 116116)頗為類似，但仔細觀察掐絲、鍍金，以及細部紋飾、器形，均可察覺二者微妙的差異。同樣由張潤平研究員告知，該作品為 1956 年韻古齋售。若有機會，望能進一步比對二者。

中國國家博物館 3 樓陳列頗多掐絲琺瑯、畫琺瑯，這些作品大部分與本院所藏的作品可相互參照。一件〈銅胎掐絲琺瑯纏枝蓮紋玉壺春瓶〉(圖 19)顯示了應為清代早期作品的特徵，該器並沒有鍍金，掐絲的絲線較粗。可以看出其表面的琺瑯有砂眼，並在許多色塊運用混色色料燒造，部分的色料溢出絲線的框格。另一件〈銅胎掐絲琺瑯松鼠葡萄鏤空香薰〉的紋飾繁複，饒富趣味，松鼠穿插於葡萄間，生動可愛。此器掐絲亦未鍍金，但表現甚為細緻。琺瑯釉多砂眼，同樣使用混色色料，在該器地下部圖樣題材非常豐富，有以花鳥庭園取景者，和兩岸故宮所藏清早期的掐絲琺瑯鈐常使用的母題極為近似；又有用荷花、鷺鷥者，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著名的〈掐絲琺瑯鷺蓮漁藻紋缸〉(故 117109)相類，由使用題材、掐絲狀況與琺瑯色澤判斷，這件作品當為清初所製。



圖 19 銅胎掐絲琺瑯纏枝蓮紋玉壺春瓶 (局部)



圖 20 銅胎掐絲琺瑯松鼠葡萄鏤空香薰

## 五、圓明園

筆者在北京考察的最後一日，赴位於北京北方的圓明園遺址。在〈清宮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內經常可見瑤瑯作燒造掐絲瑤瑯後送往圓明園陳設的記錄。這樣的情況並非偶然，自雍正至咸豐，帝王每年正月燈節之前便赴圓明園，在園中生活、理政，入冬之後，方遷回紫禁城，<sup>4</sup>可說大部分的時間都待在圓明園內。很可惜的是，圓明園在歷經劫難、欠缺管理維護的情況下，大部分的建築、文物均已佚散，不過，透過實地走訪，並與當地研究人員討論，仍可略窺圓明園原本的可能狀況。

本次考察筆者有幸蒙圓明園管理處文博館員陳輝女士招待（圖 21），參觀圓明園遺址考古與復原的狀況。圓明園目前仍致力於考古復原的工作，在其遺址中，也挖掘出一些瑤瑯破片。筆者此次前往承陳輝女士協助，得到〈圓明園等園匾額略節〉的複製品，堪稱研究上非常重要且實用的寶貴材料。據陳女士所言，該件為圓明園管理處自一位清代氏族後裔所徵得，其上詳載圓明園匾額共 1041 處。因檔案資料亦有直接稱呼地方的情況，藉由參照該筆資料，可釐清檔案所指稱的宮室名稱概略的位置。



圖 21 筆者與陳輝女士於圓明園合影

## 參、心得

### 一、掐絲瑤瑯的製作層面考量

因本次有機會赴北京瑤瑯廠與製作掐絲瑤瑯的師傅當面討論，筆者請教掐絲瑤瑯師傅一些學術上已普遍觀察到、卻未有人解釋的狀況。其一是在早期研究即已提出，清代以前，掐絲瑤瑯作品的掐絲常會由兩條絲線構成，而這兩條絲線在鍍金下可掩飾為一條，通常肉眼不易立即觀察到，但細觀仍可察覺。這個現象為何產生、清以後又為何消失，在缺乏文獻或考古材料佐證的情況下，目前仍沒有學者直接提出相關的解釋。然而，北京市瑤瑯場的掐絲師傅認為，掐絲分成二線的現象是由於製作工具不夠精細所造成。該名師傅同時將其於該廠早期製作掐絲的鉗子及近期精密的鉗子交付筆者實地操作，早期的工具因密合度較低，不易將絲線壓密，可想而知，在燒造時因釉料膨脹等因素拉扯導致絲線略為分離、露出馬腳的可能性也大增，相較之下，近期的工具因製作精密，已可輕鬆將不同條的絲線捩成一線。當然，這僅是以當代的工匠技法推測早期可能的狀況，或許還有其他可能，也未可知。謹記於此，留待未來更深入探討。

<sup>4</sup> 陳輝，《圓明園遺珍—圓明園文物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4），頁 1-3。

另外，一般認為，早期掐絲琺瑯因對琺瑯料流釉的情況掌握尚未成熟，故使用大量掐絲以固定琺瑯料。但本次訪問實做掐絲琺瑯的師傅發現，流釉並不會造成燒造的困難，反而是掐絲的成本較高、工更費時。或許早期地面多飾繁複的掐絲，反倒是工匠為炫技，或皇室為裝飾效果而刻意為之，尤未可知。

## 二、斷代特徵的掌握

本次考察特別著重認識北京故宮博物院早期掐絲琺瑯釉料特徵，以及院藏較少的晚期作品樣貌。同時，亦有幸得以參觀西藏博物館藏的早期掐絲琺瑯作品。事實上，本院在前輩研究者的努力下，典藏掐絲琺瑯的辨識工作已有一定成果，但仍可持續以現今的學術眼光審視，以追求精進。清乾隆末已將琺瑯作廢止，院藏亦有部分掐絲琺瑯作品器底有民間行號的款識，可見晚清宮廷內有使用民間燒造之掐絲琺瑯的可能，本次考察藉由參觀晚清民間作品，未來或可對院藏相關文物進行辨識。

## 三、標準器與出土文物存在的可能

本次考察適逢西藏博物館的掐絲琺瑯僧帽壺於首都博物館展出之機，筆者在與當地研究者討論後，亦認為這件作品極可能為宣德時期掐絲琺瑯標準器。若是如此，對於早期掐絲琺瑯的樣貌又將有更進一步的理解。此外，北京考古出土器的存在也不容忽視。或許將來有機會取得更為詳實的相關資料，便能突破目前掐絲琺瑯缺乏考古材料的困境。本院即藏有與首都博物館的出土器相類的掐絲琺瑯作品，藉由這些材料佐證，吾人將可更進一步認識這些典藏的價值。

## 肆、建議

本次考察在研究方面，因有機會與掐絲琺瑯製作者討論，令筆者發覺，在研究上推斷、解釋時，實不可忽略從製作角度思考的面向。許多推想的邏輯不見得符合實際操作的現況，這點是研究者必須注意並思考的。

在展覽方面，若是能加入實際製作的圖像，甚至使用工具展示，說明效果將遠大於文字敘述。此外，本院藏品在早年研究中並未考量其中包含元代作品的可能性，未來可在就此點深入探討。本次參觀「天路文華—西藏歷史文化展」以跨媒材的形式展出，也是本院策展可考慮的方向。因本院各種不同媒材的文物均有典藏，在展出時可凸顯此一優勢，並使觀眾能藉展覽的機會，透過實物比對，更深刻了解藝術史材料。當然，若能夠考量並探討藏品原本陳設的樣貌，以空間脈絡出發，將更有助於探討文化意義。如何重建掐絲琺瑯使用層面的樣貌，仍是未來研究可以努力的方向。本次訪問在北京的研究學人，經建議，未來若有機會，若能走訪頤和園、清東陵與避暑山莊，或能更了解掐絲琺瑯在清代陳設的可能脈絡。

最後，感謝「潘思源先生贊助研究獎助計畫」的經費，中國大陸應為目前典藏掐絲琺瑯器最豐富的地區，筆者一直未能親自走訪，藉此次機會，在有限的時間內仍得到許多寶貴的經驗與資料，對未來筆者的研究或策展，都是莫大的幫助。在此謹申謝忱。